

集部

默堂集卷八

宋 陳淵 撰

三衢道中感懐寄龐幾先

霜風卷地號達曉不成雨游雲乍蔽虧朝日翳復吐衢梁三日行去往迷處所茅簷得小休蔬飯不能舉所嗟兵火餘白骨莽無主鄰邦歲又惡賈飯逐婺女遑羅彼何忍楚越視心膂况欲賤取之不救溝壑苦生逢堯舜代短袖不容舞空餘衛物心持此欲誰語故人幕中傑

籌畫多所補朝譽競推先丘壑終自許平生陳琳檄解使頭風愈容我七子間泛愛果輕與此生聽造物未能狙公芧牧羊或可息抱關亦易處要以一溉勤聊潤漢陰圃

二月五日入都廳久坐候山甫不至廳前桃花一夜風雨落盡感事寫懷

簿書堆裏只怱怱過眼繁紅夜雨中可念青春看又老一杯無計畧從容

曉登嚴陵釣臺和安止所留詩

溪山有底好適契貧士欲敢論生不侯但喜夢非僕千秋釣臺水不濯市朝足而我獨何人得寓塵埃目擕節縱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鵠東窺夫差國繁華混真俗濁流駕頹波一往不可復之子居其間嗜古追前躅為寄無絃琴一和郢中曲

再用前韻

人間得安眠夢斷了無欲那思趨朝士一馬百夫僕況

聞稻苗盛昨夜新雨足一飽如可期吾事豈多目盆山

鬱葱菁酌水周其麓照我本來面真白非浴鵠故應此

間住却掃便違俗超然寂照中無往亦非復百年只爾

是行矣毋躑躅區區欲何為世路羊腸曲

過崇仁莫宿山寺書事

驛路塗泥一尺深竹輿高下歷千岑愁霖洗盡梅梢雪

把酒無人慰此心

自梅花村回道中書壁四首

剌水秧針出已齊雨餘膏澤未全犁道傍牛喘無情問

慚愧林間布穀啼

綫路縈紆遶亂山筍輿追逐棘林間艱難那解蘇疲瘵

自笑奔馳未得閒

野花無數不知名映竹臨流若有情掃盡殘紅春去後

亂山深處眼增明

城郭初看委地紅川原今見緑蒙茸驚人節物催華髮

留滞窮山醉夢中

邑中諸公見和再用前韻

郭外盈疇草又齊十年猶負帶經犂未應五斗能留我端為癡兒索飯啼

馬上悠悠夢故山茆齋依舊水雲間長懷竊轡塵沙外豈顧騑頭十二閑

冷艷幽香不可名老年春去獨關情林深霧暗何由見賴有薰風為證明

看盡愁人萬點紅曉來雙鬢白於葺它時儻記江南夢

畫我黃梅細雨中

被檄下鄉督稅作釋負

詔書寬逋負國用豈云闕郡邑有常供征求安敢輟稽遲推蚤暮鈎摘劇豪髮飢氓困鞭箠十室九告竭連雨催早稻雪穗迷空闊要令公私辦當復俟旬月平生慮患深獻玉每遭刖憂民已無策問俗聊省罰陽城吾所慕晩官敢求達寧無撫字心便覺催科拙

夏日雨後戲書

雷霆挾雨驚殘夢蕭艾乘風醒宿酲黄檗一杯清晝永張羅誰復問交情

與張司録

沉李浮瓜記昔游重來氊帽映貂裘乘風喜見經句御泛雪難留半夜舟坐上談機通一馬筆間詞刄失全牛尊前它日論詩地柱後微文阻獻酬時自郡中來經安福到縣已十餘日仍雪中往返故用乘風泛雪事

奉和司録道中二首

山行

浪蘂浮花逐去程流紅應恨水無情簷間頗厭催歸語木杪空憐喚友聲念遠却回鴻陣急忘貧重到鷰巢成待憑物理追風御懷抱如今喜盡傾

偶成

雲路横翔計似踈二原清賞更誰如池塘草滿供詩夢煙雨春来入畫圖落莫早知貧是病參池今悟直為迂傍人大笑公焉取為説忘機或類吾

和司録行縣道中偶風雨有感之作六首

葉底鶯初囀枝頭蝶漸稀雨餘憐草長風定恐花飛遲暮歌終宴淹留嘆式微更堪西去鴈聲逐晚雲歸

吏隱聲藏霧天游更御風分攜方舉白轉盼復堆紅北去風煙靜春回雨露同向來相對飲應復念鄰翁

非關濃艷能傾國可是幽香解返魂正爾彫零廢吟賞欲留佳麗度晨昏

酴醾卧雨有餘態芍藥倚風無限情正是江南花欲盡

淡雲來往日微明

山頭漠漠煙藏樹山下潺潺水滿溪全勝長安花柳陌萬人塵裏逐輪蹄

江山似爲詩人設風雨故應春日多醉裏吟哦聊自適眼前開落莫誰何

饒州張宏中挽詞二首

壯歲英標冠士林莫年詩酒任浮沉奇姿不見臨風玉妙語空傳擲地金殘稾有誰知句眼斷絃何處覔琴心

他時戲笑成陳迹惆悵江亭十畆陰公所居處臨流為亭時同賓友燕賞其中

畫棟雕甍照水村簪裳多在眷令原百年得計南山豆萬事忘懷北海尊自昔功名何世乏迨今文字幾人存遺書儻有毫芒在為語韓公請備論

次韻李簹卿

前輩風流曉露零忽逢豪士壯心驚雷霆落筆千人掃珠玉成詩萬户輕應許翰林追敏捷肯容開府擅新清

向來乞米無佳傳端欲投瓜趣報瓊以來詩有謔墨之戲

次韻李聳卿賀太守禱雨有應二首

一寸丹誠貫上穹坐令千里走龍工驕陽彌目苗將槁甘雨連霄澤已豐便覺風霜傾意盡豈愁荊棘致年凶江南歲漕知無闕遥想中都喜氣同

使君憂國願年豐肯放炎威久病農盡道胸中藏渤澥誰知筆下起蛟龍曉凉秋氣生蘄簟夢斷簷聲帶梵鐘高卧已傳民訟息秖應仁政古難逢

歸自郡城見道中山礬盛開

梅豆班班已滿枝暗香猶未吐酴醾和風煖日江南路正是山礬爛漫時

香嚴寺洗足

肩輿苔蹟撼步入山間路崎嶇歷荆榛砂礫穿芒屨披雲造蕭寺弛擔日已暮僧房急解韈一洗塵泥汙瓦盤深及膝湯暖得頻注須臾和氣達凜凜毛髮豎翛然入無何醉夢寧知處此生事奔走早晏失期度念兹頃刻

聞百日不一遇唉蔗入佳境鍾響忽予寤蒲團赴敵火
默坐聊箕踞明朝塵沙黄莫憶少陵句

山寺早梅三首

竹籬茅舍近前溪煙淡風微月上遲認得暗香來去處
夜寒無路覓横枝
氷雪情懷未遽開芝蘭風味已先回故人隔歳無因見
一夜月明何處來
丹蕚猶含綽約肌水邉籬落雪晴時此間妙得無言意

只有西湖處士詩

又題山寺二首

雲閒初日慘無光天外歸鴻豈戀行短景去人如掣電不應留滯野梅香

雲母燒香不見煙夜深齋閤閉龍涎此生暇日真難得蕭寺重來已四年

即席和焦貫道

馬上無端骨肉消老來功業正寥寥便須舉白追年少

莫恨紅粧不我饒

趙元述慶得子次韻

貧家豈有石麒麟說夢哦詩愧杜陵但得過庭追孔鯉不愁傳鉢欠盧能

和周唐猷郎中登普光寺閣

官閒竟日身無事雨過連巒氣似熏未暇含香朝瑣闥且乘飛舄躡青雲九天已振摶風翼萬目難藏隱霧文誰凭危欄親王唾笑談應復許隨羣

默堂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默堂集卷九

宋 陳淵 撰

寄曹載德諫議二首

不將塵土嘆徒勞白首驅馳任所遭鸞鳳尚能安枳棘鷽鳩何敢厭蓬蒿論材競欲推囊穎備物何由數澗毛末路固窮真自許未應延頸試鳴號

晚途無復計行藏攄楚塵埃祇自傷未即賣刀歸買犢自憐挾策亦亡羊已無竿牘勤毛穎肯為簞瓢念孔方

尤喜故人書斷絶不將栖棘戲仇香

茂實被檄權永新以詩寄之

澗松那可比山苗謾說凌寒有後彫更向鷄蟲論得失何如鵬鷃各逍遥三鍾幸自堪攘臂五斗誰能更折腰正使爭先任勞苦虞人寧不愧弓招

次韻李光祖南山四偈

聲外聞和豈待言棒頭猶是老婆禪如何更被文殊惑却道維摩但黙然

臘窮春到不須吏霜下陳根豈用耡若信彫榮如轉轂
故應搖落有扶疎
牕前松竹翠連山牕下弦歌晝掩關雪裏忍看梅欲吐
煙中遥認鳥知還
未暇南山訪隱居秖應無處不逢渠憑君一省從前夢
莫歎離羣歲又除
次韻光祖避地眉溪十絶
眼在句中寧易知意存言外一何微栢舟故是仁人事

豈為淹留念奮飛

浮木如何濟巨川積薪其下火將然是中已有安身地

許爾垂紳玉几前

弄雲微月淡回廊十室連甍占上方誰道各無容足地

夜談猶欲致時康

少年憑恃氣方強膚理微邪未覺傷迨得病深無治法

始知先甲是農黄

訪道尋幽歷萬山神仙元不在山間須知對面長相失

莫嘆喬松去不還

四海黔黎共一君須知盜賊亦吾民由來齊挺勝秦甲要在人如父子親

當時先主得關張能使西川弱勝强今日中原豈無士坐愁兵氣動欃槍

汙萊正爾肥蚯蚓滯穗那能飽鷦斯布穀似嫌新歷緩每從清曉報農時

何人更下仲舉榻舉世願登元禮門千古家聲君與我

未知何以起斯文謂陳與李也

了齋力欲排邪說誰遣竒窮道不興長恨人亡琴亦往賴傳心法有盧能光祖了齋愛甥也

眉溪與光祖共談得四絶句

乾坤今古自昭然此意何勞容處論不是逢人喜傾倒正應公事合公言

青山雨後足竒態好鳥簷間無俗音縱使麯生難會面可無毛穎解傳心

流泉為演秘密藏枕上聲從澗底来半夜夢回聽說偈似傳衣鉢向黃梅

溪邊索共桃花笑雨打風吹掃地空待訪靈雲舊消息急流無處覔殘紅

交溪菴中因檢藥囊偶成

道人頭上經春雪不羡少年何首烏已覺老来甘草荞便當歸去訪田盧

次韻陸時可歲暮感懐

小橋横截一溪雲隔岸遥通避世人釣艇偶隨秋鴈泊吟牕今見臘梅新煙塵已覺千山静雨露行看萬國春詩酒暮年生處樂一瓢歸去豈辭貧

又和時可

風御泠然幾過旬異鄉窮臘作離人淹留賴有交情重瓢覆從教俗態新於世無求心似水向人多可氣如春也知已造顔原室不恥人間賤與貧

再和時可二首

乏眉不見忽經旬屢出新篇故惱人應共翰林爭敏捷
豈如開府但清新鷄豚且入他鄉社桃李何殊故國春
白髮蒼髯共攜手從来管鮑兩忘貧
甲子公今不記旬磻溪垂釣豈其人安心有道年年健
出語無塵字字新鬬智莫爭三十里貪生何用八千春
直須準備新年醉無地容錐未是貧
又用元韻呈時可
古来兵出僅三旬便欲修文格遠人圖蔓可堪師已老

滌瑕當與俗更新舞干止殺知何日賣劔歸耕要及春但得耡耰遍原野飯藜何惜一身貧

次韻光祖閑居感懷

風義久已喪友道何其衰艱窘無與俱乃歌風及頽誰言經由地過門有犁来霜雪豈不惡松筠真奈摧富貴如浮雲於我何有哉所嗟道不興兹士猶塵埃

初到臨安二首

風際音絃朝病酒雲中樓閣夜聞香十年一夢沙河路

獨步春泥覺燕忙

青鞋踏雨花鋪徑朱艦凌風柳拂堤天竺舊游心已懶孤山行處路應迷

錢塘江

潮頭駕月衝殘夢水色浮空送峭寒十幅輕蒲連夜發不知身到海門山

次韻王長源飲垂絲海棠花下

世事關心已十春今年花下得微醺應憐萬木灰薪槱

喜見奇葩脱斧斤遣將幾人非鞅鞅覆盟今日尚棼棼
憑君為國施長策莫戀垂絲鄙獻芹

鄧季明挽詞三首

少年長揖出賢關自許行藏契孔顔雲路不求千載遇
箄門贏得一生閑奇言盡掃雞三足妙意誰窺豹一斑
盡道東林如李漢會傳餘論落人間
它時膚使早還鄉駐節旁連避世牆鴈序風標蓮破夢
鳳雛衣袂桂飄香花邊對酒春難老竹裏圍棊日自長

曾共國人歌友愛傷心重到棣華堂

道人於世已忘名相府聞風眼自青險韻舊聯韓子句直詞今稱蔡邕銘壁間玉唾情何厚梁上銀鉤墨尚馨只爾便知君不朽豈緣中説載元齡

省題筆諫詩

志士憂君切還將筆効忠但於心取正不向字求工理自胸襟得情因翰墨通一言毛穎喻千古史魚風託意揮毫上成名補袞中誰知執藝事功與諍臣同

和參謀至日喜雪三首

風鳴竹屋懼將顛起視同雲隘萬川共喜葭灰初應律那知柳絮已漫天傳杯莫怕山頽玉閉戶從教徑糝氈幕府老成堪倚杖故應衰病得安眠

玉花初着亂山巔入夜俄驚月滿川雖有冷光凝白晝尚餘陰曀鎖青天屬車未返瑤池駿遠使猶餐北海氈夢斷忽傳淮蔡捷喜臨尊酒已忘眠是日報淝上大捷故有是句用李愬擒元濟事也

恊氣方占大有年珠璣填道壁沉川塵埃已洗三千界
雲霧終開尺五天羔袖久慚依帥幕牛衣端不羡蠻氈
求田好趁豐登候乞與元龍榻上眠

和參謀參議尋春

二老俱傳正始音春来詩思轉精神風前未展垂天翼
筆下空聞擲地金曉日若將開霽色宿雲先已弄輕陰
落花流水年年事只恐桃源不可尋

次韻吳參議病中懷歸因以自見

柳絲垂地整如梳春盡長懷舊隱居草暖屢眠斜照外水香時潄落花餘西山忍餓初疑隘北海無功竟坐疎同是念歸公得請自憐濡滯一軒渠

次韻安茂通同薛叅議上巳日唱和

扁舟衝浪去茂通監造船羸馬傍城行子發監修城飄泊傷春緒艱難作吏情豈無賢者樂亦有聖人清莫繼蘭亭會愁連曲水生

三月二十日游東山叅議不至有詩次韻

羈懷厭朝市逸興薄江山放杖囂埃外傳觴紫翠間碧
雲猶未合飛鳥已知還不見高車過重城欲上關

默堂集卷九

默堂集卷十

宋 陳淵 撰

參謀得告暫歸留别同舍次韻

青蒿何敢附蒼官要以陳根託歲寒萬事忘情知我拙一憁容膝許同歡也知堅卧元非病况是無心可得安歸去儻餘飢溺念豈能無意復纓冠

次韻茂通喜雨

師行初不犯秋毫坐縛兇渠泚與滔和氣自應迴歲旱

豊年當復驗秋髙横流是處通飛鷁歸佩何時得孟勞要廣江南千里潤須令天下入甄陶

送張巨山著作使閩分韻得我字

道山仙者居是中乃置我白前英俊前糠粃出揚簸同寮事闊畧未忍棄衰惰日聞所不聞更欲學具可張侯廓廟器文字粲藻火一班見餘論已足踐青瑣欣然取使節去我何其果無乃萬斛舟未授濟川柁相攜湖上别酒盡重城鎖分離情已重去住計誰左從來洞庭野

乘鴈不加影何日西江潮送我東歸舸

石夫人挽詞

好客陶家舊多才謝女風一窺知帝輔三徙得儒宫遺子經猶在知人鑒已空里閭推達識愛壻有乘驄

送黄平國倅邵武

雪到蓬山尚破裘倦聽餘子説封侯松楸更作連宵夢桂玉寧堪卒歲留衣繡故應人所羨題輿仍為國分憂艱難几坐添華髪亦欲如公可得不

答吳濟仲見寄

季子觀周樂妙意傳青簡諸孫拾其遺頗具前人眼新詩如珠璧字字無可揀故應意有餘不但音睍睆念昔我方狂意輕三子撰自聞歌白雪欲和色先赧中間各流落念子忘寢饌阻尋千里盟未卜一笑莞書來得佳句奇字富瑟僩推先情已厚感舊涕應潸周宣致中興土宇日益販膚使盡蘇張九合寧須轏兵車也天才必有用造物豈徒産椽筆儻容揮斗印定當綰既去却須來

毋絶漢中棧

次韻鄧天啓賀茅舍新成二首

長者一牀室先生五柳廬久貧應似我多病或如渠客少門常寂身閒日自舒窺園知鮮暇安得摻君裾

艱難思健士誰復數寒儒老去懷三徑歸来就一區春情縈夢草晚步及栖烏不愧王摩詰新詩有畫圖

次韻延年弟相慶

逐客身無事乘閒葺敝廬堂成因有室水到自成渠地

迴千巖秀春迴一氣舒幸為時所棄容我懶簪裾
經年侍清宴飽食愧侏儒脫迹鴛鴻路忘懐草木區朝
簷看鬬雀晚檻引飢烏已覺蓬蒿適誰能九萬圖

次韻宗仁弟相慶

吾閩山水國幽絶勝衡廬隱几雲生席開軒柳映渠連
枝均魯衛異説屏荊舒此外無它慕何門可曳裾
侵疆猶未復世不乏真儒肯使金湯地長為榛莽區頽
齡真病鶴急警任飛烏縱有藏身處偷安豈遠圖

次韻沈公雅相慶度

沈子膏粱胄從余一草廬幾年同寂寞此日更勤渠師範宗韓孟源流接誼舒艱難思報國猶未厠朝裾

尚書足勲業振迹自窮儒清德逾三世忠名滿八區詩才推道藴玄旨賴童烏豈厭隆中卧慙無八陣圖

代朝宗弟和餞行二首

庠門誰復顧寒儒深愧頻迂長者車吏為穆生時設醴應憐馮子食無魚諸生久被絃歌化盛禮誰將簡冊書

從此邑人蒙勸奬定知容駟有高閭

少年經業富三餘肯羨相如駟馬車要向青雲開羽翼豈辭黄卷注蟲魚平生頗負連鰲手老大猶隨荐鶚書此去果符叢桂兆敢求椽筆揭吾閭

鄉人羅公脩擬未第時其父夢有授之詩云吾閭仙桂作叢榮紫陌先登歷幾春昨夜月娥親付與黄金榜上第三人是年羅公雖中第不如所夢次舉叔祖諫議應焉名次既不差而所謂仙桂作叢

者謂祖與兄常占甲科也後令尹王公盡換邑中坊額或欲與諫議書齋巷口置坊名爲叢桂坊門已立而王公去不果名已而爲火所燬今巷陌故存凡卜居於此者如曹公樞密族兄大夫家兄少卿皆相繼登科之人蓋不獨諫議一齋而已而某之陋舍幸廁其間鄉鄰欲再建坊門取此名揭之久矣誠若有待輒恃知遇先此上干尊聽故於和詩末章及之幸恕狂率也

興國燦老往漳州二偈送之

江梅又趁一陽迴身在旃檀林下来行到漳南香未歇百花聞此一時開

浮雲出岫本無心桔槔俯仰人所引一大藏教留後人看與不看渠自省

鄧端友臨要閣五首

昔年曾到十三樓一日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脩竹近清流寒碧軒乃西湖上十三樓之一絶似此景故云

十里烟波竹外溪隔溪青嶂遶𢛕扉詩人不見東坡老

直節空餘一尺圍東坡詩所謂𢛕前修竹一尺圍也

誰家多竹門可欵臨要閣前沙岸傍謾道薰風能解慍

正應蒼玉自生涼

繁枝蓋地欲成幄傑榦凌空不礙簷為語韓公莫除好

此間風月豈須添退之竹洞詩云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甘苦元從古上知竹間風味與誰期萬竿可斬從人説

一榻乘涼要自嬉

端友和臨要閦詩再次韻五首

茅齋西望水邊樓亦復開軒對奕秋欲效子猷偏種竹竹前那得一溪流

乘興誰當訪剡溪竹間應復掩雙扉也知劇暑攻人急正頼青䨇一解圍

午牕青夢接羲皇茗盌無多置我傍此味若令兒輩覺人間容有竹風涼

宿靄初收一卷簾萬山騰沓擁飛簷靜看野色連蒼竹

便覺閒中氣味添

不將朝服換斑衣正以親年慰所期却恐英名喧衆口未容萊子作兒嬉

送朝宗弟赴試南宮

霜餘賓鴈日南征念子衝寒去我閭應向月娥占昨夢欲扳仙桂赴新春平生學海眞無底晩節詞鋒更有神要路爭先吾老矣可無高論蹶平津

慶鄭德逵得子

海中仙果真難得天上麒麟必異才速客未為湯餅供
薦觴須俟鯉魚來

書心畫詩

書法從中得難將筆下尋欲知神合處始悟畫由心篆
隷秦非古真行晉迄今奇蹤存翰墨妙意本胸襟雄健
猊𪘲石騫騰鳥出林古人求筆正八法響隨音

題興國寺碧落軒

北山山下僧伽塔影落軒前草樹間誰向月明看白牯

靜中相對兩俱閑
休論暮四同朝四且說前三與後三造物戲人無足較
老禪深處要重參
端友以桂漿兩樽見惠賦詩六首
白衣挈榼踵吾門頗說雙泉更有允洗盞爲君開醉色
不知人世有玉閦
秋水無聲瀉玉觥鏡奩初啓淨無塵未將滋味誇殊勝
已覺風神最惱人

濁者為賢聖是清古人無復論甘辛因覩表裏如氷玉

始信荀楊未盡醇

鼠竊跳梁十二間數杯中夜得安眠千艘雷動人方擾

一闕 山頽我自仙

餉我兩鐏才斗許客來索飲不論升明朝此物豈易得

縱有市酤寧獨醒

投轄誰云有祖風啜醨難與貴人同竹林若許供雞黍

助我醇醪幸少豐

代陳應之作

淑德初無玷高情更出塵擇鄰思教子剪髮為延賓裁
鑒推前識提攜即偉人東林他日遊烏府號忠臣

謁璨老病未能起留二偈示之

趙州不出三門淨名堅臥一榻我來堂下便迴此間有
問有答

西堂偶爾頭痛首座從來脚跛堂頭更自默默客來一
場懡㦬

和璨老示雙井茶紙被簡板三偈

雙井江南妙品不減建溪月團但使睡魔不作何須歸去蓬山

江靜微波皺縠庭空落絮鋪茵正是鄰牀作夢直須欵欵反身

縱使前詞洗盡不妨後信重通會取曹溪一滴語言文字皆空

次韻蕭茂德

未能仰首試嗚號且復塵埃奈此勞健筆凌雲誰誤許

扁舟乘雪興何高餘生敢歎鬚如戟薄俗終防笑有刀

留滯周南何足數人間如我九牛毛

默堂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王　鍔

默堂集卷十二

宋 陳淵 撰

賀張左丞還中書

伏審被恩丹禁貳政紫微九天之成命星馳萬國之歡聲鼎沸竊以輔弼之任古今所難取之於陶漁者以上下之交孚求之於夢卜者以精神之感格豈如聖世擢自近司道之將行人惟求舊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才大而氣充天下服其無雙中

朝推為第一項登丞轄密賛政機忠義自結聖知紀綱為之日振久膺眷倚益茂勲猷將飛步於台躔姑濯鱗於鳳沼某久違鈞席竊守鄉邦應龍翔而雲霧從但覺層霄之遠大厦成而燕雀賀庶無零雨之憂慶邦家之有光均生靈而受賜其如喜躍實倍等倫

賀王右丞遷左丞代人

恭聞明命寵任宗工進司左轄之權益振中臺之氣士

夫相慶海寓交歡伏以其官學造淵微氣充剛大青天白日誰不仰於清明璞玉渾金終莫名於器用薦居要路偏歷榮途富貴固已自知功名乃其餘事正應眷注獨賴經綸總領文昌坐致紀綱之肅運動樞極佇覩霖雨之施其蚤綴從班久依鈞庇荅將慶生靈之福豈獨深知舊之情身滯南州正遠龍門之峻神馳東閤徒忻燕廈之成喜躍之私敷宣罔既

賀李內翰遷右丞 代人

伏審光膺帝制入贊國鈞凡在陶鎔誰不鼓舞竊以文章之妙本於精神之微功業之隆發於道德之緒惟書於簡者油然而不竭故施於政者沛乎其有餘正須得經天緯地之才乃能當提綱振領之任真儒登用學者共榮恭惟某官吾道大醇斯民先覺金口木舌教已達於士林錦心繡腸名獨高於詞苑果從內相進貳中台縉紳歛衽以避車馬之塵夷夏傾心以幸霖雨之澤葢將為天下之福豈獨見朝廷之尊某蚤綴從班久依台

席遊聞休命遐想英遊剖竹分憂正滞南州之守登龍
稱賀阻陪東閣之賓傾頌之私款誠難叙

賀張中書代鄭漕

恭聞明制寵任宗工由中台丞轄之司陞紫微機密之
地輿情交慶萬口同聲伏以其官學際天人識該今古
泰山北斗愚賢莫不共尊寶鼎元龜華夷之所倚重薦
居要路徧歷榮途富貴固已自知功名乃其餘事頃參
國政式副民瞻將飛步於台躔姑濯鱗於鳳沼方上下

交泰之日實生靈受福之初某自遠台階屢更歲籥側聆播告但劇愉歡攬轡觀風正擁南闈之節登門稱慶莫陪東閤之賓瞻頌之誠敷宣罔既

又賀王左丞代人

伏聞明制寵用大儒峻躋左轄之隆增重中台之勢士夫胥慶夷夏交歡恭惟某官吾道大醇斯民先覺泰山北斗人皆仰之白日青天誰不知者頃登丞弼茂著勲猷管轄文章坐肅萬機之本運動樞極行調一化之元

即正鈞衡豈待旬月其久依台蔭遠馭使軺應龍翔而雲霧從但慶亨嘉之會大厦成而燕雀賀庶無淩霄之憂喜倍常情言莫能敘

又賀李右丞代人

伏審光奉明綸入叅大政鄉音遠播輿頌交興竊以古今所難得者輔弼之才聖賢所甚重者出處之節欲使堯舜湯武功大而名顯亦在皐夔伊吕言聽而計從自謂得時足以行道側聆政柄允屬儒宗名實已加於人

勲業可立而待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才大而氣充以金口木舌而鳴其道於士林以錦心繡腸而振其聲於詞苑遂由内相進貳中台推經天緯地之文處振領提綱之任聊試鈞陶之手益觀柱石之才朝廷得人縉紳增氣某遠違鈞席久玷使星持節南州正遠龍門之峻寓書東閣但欣燕廈之成喜忭無涯款誠難叙

賀楊廉訪轉官代黄兵部

伏審光膺顯命峻陟殊階公論攸宜輿情胥慶恭惟某

官異才超絶偉量宏深咳唾成珠久矣叅天於咫尺威稜揺嶽暫兹持節於東南德厚不居功成必報果蒙異眷亟奉寵恩某竊庇餘輝預聞盛美其為喜躍實倍等倫

賀俞提刑賜帶代人

伏審顯被異恩榮膺珍錫餘光所逮同列增榮恭惟某官名自聖知才出衆上負鄰望風而竄伏奸宄絶迹以氷消智畧著聞班崇惟稱雲章千字屢聞踰衮之褒寶

帶萬釘更佩横金之寵其久依隂潤尚阻趨承慶儆事之流傳撫懦衷而竊忭

賀張市舶再任代人

伏審疏恩甚寵圖舊惟專共知委注之隆交慶功名之會恭惟某官才猷夙著譽望益休乘軺蚤應於使星衣錦遂還於仁里舳艫輻輳日聞夷俗之歸心寶貨雲屯坐見海商之富國以兹成效未易重權自憐挽粟之非才行即及瓜而受代喜宸衷之篤信俗輿頌以增歡

賀張侍郎知福州 代人

伏審出殿大藩歸榮故里宸衷委注靡拘三互之文民意悅孚幸被二難之政搢紳為之聳動父老莫不歡呼恭惟某官學造淵微氣充剛大忠貫金石而濟之以勇謀合蓍龜而發之以誠權豪斂衽以避車馬之塵中外傾心以徯霖雨之澤他年同氣去私之德未忘此日粵城來暮之歌繼作實伯仲一時之盛擅江山千里之雄雖卧閤之尚淹亦過家之可樂某叨持使節久駐鄉邦

深慚衣錦之非才方幸及瓜之有代輕裘緩帶儻陪咳唾之音挽粟飛芻猶賴提攜之力其如喜躍曷易名言

賀耿提刑賜帶代知府

伏審拜綸章難得之褒被鏐帶非常之錫宸恩甚寵輿議交歡恭惟某官深宏博大而濟之以明正直剛方而行之以恕家傳儒學獨高投筆之風人畏威名共仰埋輪之節遂使山林無嘯呼之警囹圄息愁嘆之聲澤被全閩功施鄰壤九環束衽坐令衣繡之增輝萬里封侯

行看佩魚之加賜其叨膺符竹密庇仞牆適飛騎之遠征悵登門之尚阻其如喜躍曷易名言

又賀張市舶再任代人

伏審載奉明綸仍持舊節甚矣報功之速信哉圖任之專凡在庇休誰不忻躍恭惟某官忠誠自許志業推優富貴固已前知功名乃其餘事三年故國寧矜衣錦之榮萬里遠夷不絕獻琛之願遂使百賈輕風波之險而悅於招致萬寶如丘山之阜而易以征求積此顯庸宜

膺久任其叨承郡寄幸竊台輝曽尺牘之未修遽珍函之先及拜壓尚阻賀厦已稽喜與愧并言莫能叙

賀胡帥到洪州

伏審祗奉宸恩光臨帥府屈朝廷之元老而専豈弟牧民之任當閫外之重寄而有富貴還鄉之榮凡在見聞誰不慶戴惟南昌之故郡實江右之雄藩旁連荆衡近控甌粤計安千里政常病於難成兼制九州患多萌於不虞矧今烽烟時警軍旅方興未紓北顧之憂始置南

巡之議寛大之詔屢下遠邇之聽未孚兵數潰而益驕
民既窮而多怨以姑息為抑强之術者不念蜂蠆之有
毒以暴征為足用之計者莫知根本之易揺將因循而
弗圖則緩急以何賴宜得萬人之傑屹若長城坐令十
國之連固如磐石恭惟某官恢閎博大簡易端方通郤
縠之詩書深明其變㷼吉甫之文武何適不宜蓋嘗保
城社於孤危莫援之餘而能全身名於艱險備嘗之後
蘇武之漢節猶在相如之趙璧終歸再居喉舌之司仍

受腹心之託雖神明所護獨昭忠義之誠然壽考無疆實係生靈之福顧東南久爾無備而守牧未必皆賢方此屯邅尤資彈壓必欲盡蠲逋負一洗煩苛息爭訟於笑談之中絕奸宄於罇俎之上江山佳處窮昔日之勝遊管籥聲中召一時之和氣副上所倚非公孰能但以經綸尚鬱於巖廊智略獨專於睿想雖過家之樂足以自慰而居外之久豈其所宜諒衣錦之莫留忽賜環之已至甘棠小憩誰無召伯之思綠竹難忘行看武公之

入淵迂疎末學坎壈餘生早哉枳棘之棲甚矣泥塗之
辱浚都飛旆共傳五馬之良滕閣揮毫末列三王之次
登門尚阻賀廈無從但伸慶問之勤莫究瞻依之切

賀許左丞 少伊

伏審光膺帝制入贊國鈞位升左轄之隆氣凜中臺之
峻朝廷增重海內交歡竊以古今所鮮有者輔弼之才
君臣所難偶者聖賢之會幽明默契熊羆前兆於蟠溪
精爽潛交舟楫忽形於傅野豈如明世擢自近班道之

將行天豈無意恭惟具官學臻聖域德秀儒林文章一世之楷模業履三朝之標準泰山北斗賢愚莫不共尊寶鼎元龜華夷之所倚重正應眷注獨頼經綸管轄文章坐肅萬機之本運動樞極行調一化之元然而當國家多難之時任春秋賢者之責宜盡攄其素藴庶亟慰於輿情似聞造膝之閒屢啓沃心之論雖天地通氣莫窺渾物之功而山川出雲已有為霖之望淵登門有舊仰庇殊深悃愊之辭欲少伸於知遇歸依之素實無倍

於等夷傾遡之誠敷陳莫究

謝宰帥代用中提刑

親闈結戀方辭寵於省曹天度遂私俾按刑於鄉部異恩曲被綿力難勝幸借潤於餘波庶少安於孤迹恭惟某官名傾四海勇冠三軍赫然百戰百勝之威偉矣萬舉萬全之策早膺宸眷久直禁嚴暫分閫外之權一定海隅之擾蜂屯蟻聚初煩裨將之陳師電掃風除遽慶平民之復業飛聲遠暢後患潛消遂寬南顧之憂益茂

中興之業其偶緣叨冒幸竊庇庥究觀施設之有方已覺妄庸之可勉行圖叅覯躬奉教條粗伸感激之私莫罄瞻依之切

回南劍通判

伏審顯膺帝制來佐侯邦竊聆視事之初尤慰依仁之願恭惟某官材猷卓越術業精深未陞禁路之華姑副題輿之選淵員疴退處進謁未皇遽承飛翰之先臨益愧登門之尚阻

回廖提點

典屬籍以睦親既叨優選侍經帷而講道併荷殊私榮寵有加愧懼增劇此葢其官真誠篤厚雅量恢弘身雖退而道益伸年彌高而志逾勵情深憂國每思被髮以纓冠志在得人惟務匿瑕而藏垢致兹晩暮屢被超除方圓尺牘之修遽奉雙魚之遺其如銘佩曷罄敷宣

代鄧彥通及第謝陳達野運使

草茅賤士瞻日月之餘光糟粕腐儒奉絲綸之明詔此

古人難以必遇在今日乃得盡言敢論末第之微但慶平生之幸竊以三代賢能之書廢兩漢選舉之法疎道不同係人為異趣華藻名家之學激昂死黨之風因循東晉之清虛熟爛李唐之詞賦功名富貴尚多有之用舍行藏無足道者賈太傅因譏夫而傷古張廷尉貶高論以徇君十事要功甚矣姚崇之譎三書自薦惜哉韓愈之卑賢者未免有疵衆人夫復何望若夫顔子之樂陋巷孟氏之游諸侯其處也藏器待時其出也殉身以

道亦曰得君而後用固非異俗以為高方嘉會千載難
逢適大聖萬世一遇宜展山林之素蘊以膺廊廟之旁
求志雖止於為貧進不妨於行義此所以盟心鐵硯裹
飯棘闈雖鼓瑟不利於干主而焚舟必期於圖霸如某
者嵚嶔歷落真可笑潦倒龎疎已不堪詩學毎懼面牆
下筆固無腹稾流落喪家之狗浮沈水上之萍久待詔
於公車屢隨書於禮部周旋反復者四千里不啻險阻
艱難者二十年有餘呵故將於夜中誰非醉尉辱王孫

於胯下盡足少年趨時自知不工立意誠亦有待乃者畏貽譏於畫虎妄有意於連鼇復緣鄉吏之薦名遂預春官之別考孤軍當隊逺鴈失群不圖寒族之微忝在貴游之末雖遺羮無路空餘寸草之心然捧檄承顏不負一經之教静量忝竊葢有夤縁此葢伏遇某官道大兼容仁深樂育一麾南國三載故鄉衣錦飛榮役擁八城之寄登車思治坐令萬物之春曽是品題致蒙收録念昔曳裾而稱客於今斂板以趨庭雖禮數之相遼諒

故情之猶在竹頭木屑既叨暇日之收馬勃牛溲願備異時之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彦通謝陸徽猷舉狀

少年激懦妄意功名晚節知難敢論經濟甘作求田問舍之計尚餘愛民利物之心黽勉無堪因循多愧三年均把幸逃消骨之深憂百里收民更覺吹毛之可畏神迷獄訟力困簿書自貽傷錦之譏有負割雞之戲折腰而戀五斗本出為貧攘臂而受三鍾方虞責實豈期金

諾誤賜衮褒初無左右之先容獨信平生之可保此葢伏遇其官名高當世德冠群公他日讜言石投水而默契至今幽黨雪見晛以無留淮陽非汲直所居河内惟寇君之借暫據藩宣之地益隆清淨之風每思便事以臨民更欲得人而宣化致兹庸陋誤辱眷憐豈惟寸進之階葢是終身之託竹頭木屑奚棄物之足收雞壅豕零庋有時而可用刳肝難叙刻骨敢忘

代趙令賀吉州楊龍圖

伏審光膺宸命榮鎮侯藩凡屬庇庥舉皆欣抃惟螺川之劇郡實江右之奥區國家念千里之遥每嚴選擇朝廷屈萬人之傑實賴蕃宣恭惟某官踽識恢宏謀猷深遠亟赴功名之會少攄經濟之才不鄙遠民肯臨外服三刀作夢聊施撫字之勞五袴興謡竚見循良之譽某備員屬邑託迹下僚披霧有期未覺江湖之遠拜塵尚阻敢稽竿牘之脩祝頌實深敷宣罔既

荆南府謝解 崇寧乙酉

燕國求賢姑從隗始漢壇論將驟以信登遝雖自公得豈無媿竊以望隆南楚境接西州右襟唐鄧之墟左據衡湘之會實四方游宦以為重地故一時同進莫匪名家父子彪固之相傳兄弟機雲之並出文摛錦繡義溥雲天陽春白雪之歌故應寡和流水高山之意況有知音自非卓爾之才昌稱褒然之舉如淵者性甚榆冥材惟樗散嘗聞長者之謦咳竊窺大道之淵源同物我之殊觀會天人於一理回亡未聞好學妄意庶幾軻死不

得其傳儻或在是年今及壯志尚未成守業益堅顧含
鏝之焉敢干時甚拙嗟鼓瑟以何求憶昨誤玷賢書偶
隨方貢旋見遺於蘭省因自託於壁池展黃卷以自娛
敢有蘿鹽之厭望白雲而興歎永懷菽水之歡遂息慮
於功名仍退安於寂寞不問雞蟲之得失但知鵬鷃之
逍遥然而南畝投閒雖一壘而已足北堂致養乏三釜
以奚堪遽離劍水之潯再指梁園之曲周旋往反者馳
驅動四千里險阻艱難者前後盖十餘年道心蕩於名

利之徼日力費於科舉之末素匪萬全萬舉之智殆貽
三戰三北之羞義所難安事非獲已何當在學久未寧
親李漢求師因而授室雖在荆湖之遠實同洙泗之遊
方探聖賢之用心豈知歲月之將老鳶魚作士分長謝
於西雝芹藻育才偶暫留於魯泮方外臺較藝之日乃
諸儒決勝之秋勉臨矢石之間已甘氣竭繆借吹噓之
力曲致灰然何期揚粃在前積薪居上禰衡一鶚既叨
知已之榮劉氏二龍復與同門之慶可謂幸矣何以當

之此葢伏遇其官吾道大醇此民先覺思皇王國之多士樂得天下之英才規矩準繩足以罷成後學抑揚去取自能風變斯文致茲妄庸首與掄採荊龜納錫幸充前列之珍齊鳥奮飛願鼓沖天之翼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福建鎖試謝解

溝中斷木文已謝於青黃爨下焦桐音偶諧於律呂得非所望愧甚於榮竊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三年論秀

疎容適得其中歷世垂觀英傑並由兹出頃縁補𢽾浸
𢾗前功稍仍祖宗舊貫之良庶招巖穴異能之彦彈冠
競起共矜白雪之歌結軌偕来莫匪青錢之選况七閩
儒者之域萃八郡貴游之多父子彪固之相傳兄弟機
雲之並出家家抱璞一一吹竽自非必勝之才曷稱至
公之舉如某者伶俜冷族蹭蹬畸人備歷險艱飽嘗憂
患他時狂妄真有意於屠龍晚節邅回僅貽譏於畫虎
終負一鳴之願莫酬十上之勞繼被特恩尤乖初志退

不能隱居而求志進無以立身而揚名工商既已恥為
饑凍從而見迫鬱鬱簀中之恨悠悠胯下之思因忘操
瑟之徒工更欲焚舟而再戰雖無古意類流水之難知
尚賴先容庶朽株之可器獸既困而猶鬭灰已死而復
然豈窮蹇之敢期實品題之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取人
以恕與善無厭樂育天下之英才思皇王國之多士激
揚所逮幸嘗借於餘波陶冶而成更兼收於棄物致茲
庸妄過被選掄敢不仰體深仁益圖來效竹頭木屑既

蒙暇日之儲馬勃牛溲當備異時之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龜山謝許侍郎

少而為學但稽糟粕之傳長也效官甘視牛羊之壯徒爾畫墁而求食未嘗操瑟以立門因無取於匠氏斧斤之餘遂自棄於化工鑪冶之外自頃聖神震起學校鼎新收之投閒置散之中處以傳道授業之任三年南楚始幸脫於虀鹽百里東吳復自纒於朱墨人民社稷之

寄惟重財賦獄訟之責實繁方虞製錦之難未省割雞之易折腰以為五斗將終身焉仰首而效一鳴非其志也正慮轉喉而觸諱誰能揺尾而乞憐豈期特達之知誤被孤寒之迹褒逾華衮諾重千金自昔嘗聞於今親見此蓋伏遇某官思皇多士樂育英才謂以道而事君宜薦賢而報國忽此吹嘘之見借非由左右之先容為其不能枉尋使之得以寸進顧非木石銘在肺肝敢不益勵初心愈堅晚節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尚期素願

之獲伸論國士之風而報巳知猶幸窮途之可勉

謝太守舉狀

伏蒙照牒舉其堪充縣令親民任使者遲暮無堪徒自縻於寸禄低徊未去猶結戀於餘輝實慮譴斥之難逃敢冀薦論之誤及寵榮逾分循省若驚竊以自昔上臣事君以人當時賢士樂道忘勢其或降志辱身以自溷必也虛心屈體以勤求葢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並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進為拙謀挾貴

者以旁招為餘事公論殆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以難前儻之先容孰非棄物如某者駑駘下駟樗櫟散材本無富貴功名之資敢厭塵埃箠楚之冗人言鸞鳳難堪枳棘之棲自顧鷽鳩但覺蓬蒿之適憶昨去家千里佐政一同息肩纔逮於兼旬捧檄遽趨於鄰境銅章攝事再逢隴麥之屯雲蓮幕服勞兩見江梅之飛雪幸逃瘝曠皆出庇庥黙慰我心初乏細民之譽髯令公喜謾貽同列之譏因引分以

退歸底遜賢而免咎深戒冶金之躍忍為轍鮒之呼豈謂搜揚曲記疵賤此蟄伏遇其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恢大度以并包推至仁而普施致兹衰朽亦累陶鎔識慮迂疎豈精明之足取學問荒廢何該博之可稱過形踰衮之褒仍借重金之諾頑非木石銘在肺肝敢不洗滌初心激昂晩節青雲在望曽揮附驥之鞭黄閣言旋行曳登龍之屨

迎賀吉州楊龍圖

伏審茂膺宸檢榮領郡符由使星已試之才而屈守偏方綴延閣至近之班而俯臨遠服暫假朱轓之重一分黄屋之憂刷江右之名邦惟廬陵為樂土豐穰仍歲而倉廩充實奸宄絶迹而閭里恬安不煩撫字之勞已底和平之治共傳豈弟孰不歡忻恭惟某官杞梓異才珪璋德鵠文采一時之傑特謀謨異代之忠嘉雖更委任之煩未暢經綸之志愛民有素行聞五袴之歌居外豈宜聊應三刀之夢某箕裘腐學枳棘卑棲簿書期會之

間此生已老捿楚塵埃之末萬事忘情震風懔夏屋之安披霧幸青天之覩炎威已極未親一扇之風奔走無階敢後雙魚之問傾慕之至敷述難周

回南劔太守

親闈結戀方辭寵於省曹天度遂私俾按刑於鄉部異恩曲被綿力難勝賴撫字之得朋庶衰遲之可濟恭惟具官忠惟憂國志在康時眷言彫瘵之氓日軫哀矜之念餘波所逮尺朽知榮洗垢索瘢已戒煩苛之令賣刀

買櫝尤資豈弟之風豈謂勞謙遽貽榮問辱奬提之甚
惠覺孤陋之難當尚阻瞻承徒深愧感

回郡縣諸官

被命中宸按刑鄉部恩隆望外愧溢顔間念非剸劇之
才謬處觀風之任幸依輝蔭庶逭譴訶未皇竿牘之修
遽奉緘縢之賜謙勤過甚感激難名尚阻參承第深瞻
跂

除察院回外官賀狀

祇奉宸恩叨居臺屬得非其稱愧甚於榮此葢某官宏度包荒至誠與善以平昔吹噓之賜振暮年鬱滯之餘刮垢磨光方幸聖時之不棄揚清激濁實虞公議之難諧方將益講前聞徧詢先達正恨披雲之阻遽蒙墜翼之先感佩兹深筆舌難究

又回曾提刑

蓬山藏拙久慚英俊之游烏府効官徒玷忠良之選超踰過分憂懼增深此葢某官學造精微氣鍾純粹闢邪

以正至言追孟氏之風用罰惟中餘事乃蘇公之意達之氣類雅賜吹嘘致此賤庸亦蒙收録未暇遂情而伸感先衆貺誨以示勤祇服眷私但深愧戢

除正言回楊通判

糾逾曠責已㫁六察之聯掌諫非才更預七人之列超踰過分感懼增深此葢其官義動簪紳名傾朝野風雨不渝於常度雪霜彌見於後凋江國並游嘗曳龍門之屐蓬山承乏亦叅驥尾之塵仰盛德之無疵奚間言之

能浼暫從監郡久未造朝雖中外之迹稍踈而眷奬之情益厚致兹朽質亦冒殊恩未皇竿牘之修遽奉緘縢之賜其如感佩曷罄敷陳

答蘭溪宰

糾逖曠責已慚六察之聯掌諫非才更預七人之列超踰過分感懼增深此葢某官學造精微氣鍾純粹追風無逮嗟絆驥以何施游刃若新歎割雞之焉用久矣知交之厚偶兹出處之殊推先每恨於言輕居上獨慚於

後至匿瑕藏垢素荷兼容激濁揚清實資延譽致茲朽質亦累誤恩未伸感德之私遽辱飛牋之及其如銘佩曷罄敷宣

回黄知縣

伏審光膺寵命榮綰縣章百里蒙仁共慶若人之君子一廛託迹愧非賢者之大夫未伸桑梓之恭先拜瓊琚之贈謙虚下逮愧懼滋深恭惟县官豈弟撫民公清率下誕布優優之政不求赫赫之名堂上鳴琴方擴愛人之

學桑間馴雉已彰遂物之仁牛刀姑試於小鮮驥足肯辭於峻坂顧惟遲暮幸竊庇庥堯庭方懸於朝班偃室阻陪於賓序正恨龍門之遠遽勤家字之褒但切感銘若為報稱

除宗正少卿謝胡運使

典屬籍以睦親遽叨優選遵經帷而談道併荷殊私退省非才實愧公議此葢其官具才閒出雅望素隆論思宜在於朝端漕輓尚淹於外計不忘事道固將以道而

事君惟務足民葢欲因民而足國擴此愛人之德每深引類之仁是致疎庸亦蒙甄拔未暇叙情而伸感先蒙貺誨以示勸祇服眷私但深銘刻

賀年

堯歷頒新序協履端之始夏時因舊祥開嗣歲之興三陽既交萬物自叙恭惟某官鼎推廊廟名聳縉紳適丁道泰之辰宜享類升之福淵正拘官守尚阻叅承徒深慶頌之私莫究瞻依之切

賀嚴州通判冬至

乾文仰察日當大昴之纒律管下旋候應黄鍾之氣驗新陽之來復知有德之偕升恭惟某官望重縉紳名傾朝野尚屈一時之經畫暫俾千里之承宣履兹道長之辰宜擁大來之吉某限拘職守阻遂參承徒深頌祝之私莫究瞻依之切

謝州縣官賀冬

一陽來復萬寳向榮斯正人道長之初實同德彚征之

慚尚稽慶問先辱珍函愧感交深款誠難敘

默堂集卷十一

默堂集卷十二

宋 陳淵 撰

代漕使謝轉副使

金字遽傳榮奉十行之札綸言甚渥寵升一路之權遠自日邊驟臨海角拜恩益厚揣分逾涯中謝臣質本凡庸仕逢休顯徒以非常之眷屢叨不次之遷一忝使星再更歲籥惟此甌閩之地近連吳越之疆方攘竊之旁興亦轉輸之所病誠心憂國

但知足食以裕民竭力奉公詎敢養交而避謗實懼異同之論各懷忌嫉之私指瑕公肆於吹毛伺隙密謀於射影豈圖聖鑒灼見愚衷曲示保全更隆委任荷殊私之誤及愧綿力之難勝此蓋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洞照泯是非於衆多之口辨邪正於疑似之間獨昭孤立之忠特畀久虛之職超踰過望報稱尤難績效蔑聞己負勸能之賞死生無變誓堅享上之心

代黄兵部謝賜歴日

合六氣以育群生已極財成之效定四時而熈庶績更存欽授之文祇荷寵頒具宣德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物為春正底日不失日之官謹先時不及時之罰隂陽寒暑既得其常草木昆蟲咸遂其性尚稽故事均錫新書而臣叨備覲風預聞頒朔敢不夙興夜寐期勿奪於衆時儻使民和年豐亦何憂於國用

代漕使貢金器

精鏐顯瑞出千古之秘藏良匠效能極一時之至巧實非地愛功若天成輒傾歸報之誠庶補燕閒之奉中謝臣聞明主輕難得之貨而應其德者必來治世有異至之祥而適於用者常寡惟是五材之美莫先百鍊之剛山澤欲以效其珍鬼神為之發其輿因假鑪錘之妙俾親日月之光恭惟皇帝陛下示敦朴以厚民寶儉慈而裕國勢足以兼庶邦之享而應於自奉仁足以得四海之助而樂於無求故雖物之無情亦以誠而能動遂致

精堅之質遠生僻陋之區究觀盛事之難逢葢爲聖時

而特出考周官之制玩好猶共原名保之心器用斯獻

願隨方貢仰恩宸嚴庶憑從志之勤益盡敬恭之義

代常平賀表

天開地闢昔殊蠻夏之疆陲電掃風除今正唐虞之境

土近則棄戈而遠遁遠者奉籍以來歸詔音一傳普天

同慶中賀竊以幽都尾箕之分舊屬中原契丹貔虎之

師久雄大漠頃乘五季因陷數州緣祖宗意在於靖民

故朝廷許之以繼好錫予良厚盟誓猶存乃自外於天常致上煩於睿筭師徒壓境誕揚問罪之辭種落攜心莫守必爭之地遂開故壤俯慰遺黎返巢穴之播流而保以金湯收介鱗之傷殘而被以冠帶盡釋累朝之憤丕成不世之勲金石可磨乾坤無盡恭惟皇帝陛下以慈故勇匪怒而威命將出師適副來蘇之望收兵卷甲坐臻不殺之仁混區宇於一家息烽烟於萬里而臣叨持使節遠任海涯服勞莫預於前驅上壽徂陪於下列

舞干敷德喜消北顧之憂鏤牒告功願獻東封之頌

代耿提刑賀天寧節

天開景命屬良月之就盈運啟興王兆流虹之嘉應人神協慶夷夏均歡豈緊眷獎之餘敢忘歸報之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生出百年塗炭之民盡還冠帶極千里金湯之地一變耕桑積茲博愛之仁宜獲無疆之福而微臣遠將使指久誤宸恩攬轡自憐莫預鴛鷺之列奉觴斯阻空餘螻蟻之情但同天下以

歸心請祝聖人之多壽

代廖用中謝除本路提刑

分職郎曹初以養親而丐免按刑鄉部遽蒙改命以遂私幸嘗熟習於民風庶獲盡心於邦憲戴恩甚渥撫己增榮中謝臣賦命奇窮謀身迂拙雖朝廷收録之意每厚然丘壑退藏之日為多憂患餘生自阻風雲之會艱難多故未伸犬馬之勞常思量力以効忠不敢愛身而擇事邇者猥膺召擢亟欲奔趨偶嬰疾於中途復言旋

於故里旋值干戈之作近與阡陌之間方愚民乘勢擁衆以横行適所在乏兵經時而勿問善良無所控告井邑至於丘墟目傷沸鼎之聚魚身慮積薪之及火遂忘出位姑事招攜葢念無知之氓本皆樂業之俗或緣饑凍早失撫存但欲自全寧不知悔因廣好生之德盡寬必死之誅尸祝不可以治庖實慚越俎鄉鄰有望於救鬬寧免纓冠豈謂赦其强聒之愆委以澄清之任庶幾將毋不必遠家示曲記於孤忠冀或收於来效叨塵若

此綿薄何堪此葢皇帝陛下堯大普容舜明徧照開遠俗自新之路無疾於頑嚚儒生欲善之心不求其備謂撫民在去其邪虐而折獄莫尚乎哀矜取其息一鄉之爭或可當八郡之寄刀劒漸消於牛犢共歸解網之仁衣裳不易於介鱗終賴舞干之化此聖德之所感召豈愚臣足以奉承但竭疲駑少逃瘝曠

代廖用中謝除吏部侍郎兼侍讀

銓吏剸曹濫蒙超擢談經邃幄幷荷殊私辭不獲從愧

無所措中謝　臣聞聖人立言以埀教蓋將爲萬世之傳明主稽古以乂民必欲兼百王之治使孔孟之訓愈久而無替則文武之道何時而不行然而書雖存而迹已陳語有窮而意無盡非得通方之學曷明至當之歸顧臣何人辱兹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好問禹能不矜當國家多故之時脩祖宗暇日之事詳延儒雅博考異同横槊賦詩不數建安之小技投戈講藝獨追光武之遺風豈惟資所得以正心固將推有餘以濟物夫

何孤陋預獲講明得於手而應於心始進輪人之義明於上而親於下是為王者之師顧尊方冊之聖賢益重寸陰於閒燕庶憑辯說仰助崇深

代廖用中謝除給事表

憂患摧傷偶存餘息讒誣昭雪復玷近班丹墀方幸於朝趨瑣闥已還於夕拜恩榮沓被感涕橫流中謝臣聞忠邪無分則賞罰不足以懲勸因革失當則法度因之而廢弛此自古立政任人之所由失與今日舉偏救弊

之所宜先必將大協於輿情要在不違於公議儻失是非之實漸成朋比之私朝廷之謀偶有未周臺諫之言或未暇及不有論駁孰防弊欺然而務闊畧者或昧於先幾謹苛細者或傷於大體必得疎通之學乃明獻替之宜如臣至愚涉道甚淺斷斷無技碌碌因人鑾輅親征身遠干戈之役凱歌遄返恩先將士之勞徒以經幄舊儒暮年久廢重煩眷奬特此超除此葢皇帝陛下堯大無容舜明徧照盡屏異同之迹獨收威福之權惇德

允元已見遠人之率服發號出令終期萬國之咸休故於出納之司特隆糾察之任自維白首復造黃扉實慚衰病之餘尚綴清華之選回天有路所憂綿力之難勝塡海何期獨恃此心之不變

代廖用中尚書遺表

伏老山間已負捐軀之誓歸全牖下敢忘報德之心念平生遭遇之由荷累聖眷憐之厚正冠待盡雪涕明忠中謝臣振迹寒微逢辰休顯越自泮雍之選浸膺臺省

之除遂綴從班稍壓要路記言柱史曾微直筆之稱擇吏銓曹又蔑得人之效以至鎖闥論事遽惺談經併出誤恩舉非素望因求補郡繼欲引年方馳謝事之章遽被還朝之詔迂愚無取乃承乏於中司嫵怨已深復升華於八座顧天地之賜極矣而螻蟻之報缺然自取譏彈敢辭黜免尚聯內閣仍奉真祠終還已褫之官更允就閑之請微生何幸晚節知榮豈謂憂逐喜來病與衰會始經旬月已在膏肓馬勃牛溲姑聽醫師之用含鼠

肝蟲臂一隨造物之推移觀自性之本空豈殘骸之可戀尚留餘息請畢愚衷恭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忠信行乎蠻貊以上聖無以加之德成萬世不可及之功固將恢帝王敦朴之風躬祖宗勤儉之實杜知謀而不用卷甲兵以深藏盈懋基圖大同夷夏然人情懈緩不生於艱棘之初而治道因循常起於宴安之後山雷穿石蟻穴潰堤實平世之所難防惟明主乃能察此所以三苗格舜伯益嘗戒於無虞西旅賓周召保猶期於

慎德忽茲不務非臣所知願於既安且治之初納此至愚甚陋之說此生已暝迄無補於明時厚德難忘徒有期於再世

代龜山先生楊侍郎遺表

生必有終未究捐軀之報死無可戀尚餘憂國之忠輒布盡言仰瀆高聽伏念臣奮迹寒苦涉世奇艱身已老而志始伸時可為而力不逮上皇採其虛譽驟寘講筵淵聖謂為朴忠超除諫省乃緣多病亟請就閒方大駕

之親巡思舊人而共政召從祠館擢貳冬卿恩榮併及於衰殘筋力益難於强勉遽求解職庶免曠官繼陳謝事之章始遂歸田之懇一離行闕八易周星魚鳥相親雖獲首丘之願風塵横騖寧忘向日之誠殺身已負於初心泥古更尋於舊學竊謂淫辭之尚熾蓋由正道之不明欲袪百世之疑當辨諸儒之失簡編垂就老疾益侵屬暮景之將沈豈頽波之可復前功已廢空貽覆醬之譏厚德難酬徒有獻芹之意姑留殘喘少畢愚衷伏

願皇帝陛下推堯舜孝弟之誠心遵祖宗勤儉之至德
事惟師古法必用中諦觀世變之推移已驗人情之向
背公忠是任奚朋黨之足疑欺誕必誅豈讒邪之敢肆
至於境土之未復與夫仇敵之尚驕非無百戰之威當
計萬全之利蓋功求成者常病於欲速而慮既善者尤
戒於失時此自昔成敗之機乃今日進退之決仰惟聖
鑒俯察微誠尚憐忍死之無它肯信遺言之有補幽塗
頻遠此生永隔於望雲餘習未忘後效猶期於結草

謝宫祠表

歷試無堪已招尤於公議得閒為幸猶竊食於真祠過
大恩寛感深涕隕中謝臣山林棄物蓬蓽寒儒蚤從師
友之磨礲粗識聖賢之奥窔以兹自信無俟他求雖畝
畆愛君嘗講致身之義然干戈衛社本無適用之才偶
縁盛世之旁搜獲預一時之嚴召驟加湔洗浸被馳驅
誎垣不次之遷既蒙寵任經幄非常之選亦荷優除忠
嘉無聞怨咎徒積迹其叨冒寧免擊排正頼矜憐祇從

罷免方切饑寒之慮復霑饟廩之優深惟速進之易顛尚幸小懲之致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慈仁收威福於指顧之間英豪畢集明是非於升黜之際黨與潛消繁海內以歸心宜敵人之喪膽大勲方集亘古所難而臣抱疾經年圖報無所遠想功名之會每懷尸素之羞此生已迫於桑榆敢忘初志朽質未先於犬馬空有餘忠但憑香火之勤莫賛乾坤之德

再謝宮祠表

應誅而釋从逃寛典之公以老得閒更冒真祠之寵眷憐未替感戴難名中謝臣坎壈孤蹤摧頽暮境忠不足以自達而當諫垣越分之遷學不足以有明而任經幄非常之選因招怨怒迄致顛隮去國頻年始虞饑寒之見迫資身無策重蒙紅腐之均需無地效勞拜恩知幸玆葢皇帝陛下際天覆幬並日照臨奄九有以宅師邇遐靡間奉三無而馭下邪正自分尚記衰殘曲加矜恤此生已老猶餘報德之心後效無期敢怠捐軀之誓

代宰相辭免兼脩國史表

載筆之重擇才為難儻非得人何以行遠葢自元祐而降宣和以前當國家內外無事之時承禮樂制作大備之後典章損益或緣好惡之私簡冊流傳積有異同之論於今為患厥後何觀方將補綴遺亡定正訛謬發前代光明之緒極一時筆削之功如臣瑣材敢承斯責況此艱難之際獨當委任之專討論雖藉於諸儒去取實關於偏見變既深而智困才將盡而力窮豈敢辭勞固

難勉力伏望聖慈察臣誠懇改命能臣儻垂見於新書亦何據於舊例

代宰相謝除兼脩國史表

中謝臣聞自昔變調元化本非經濟之才潤色王猷更冒纂脩之寵屬中舊例簡在眷慈辭不獲從愧無以諭二帝三王之事皆見於書當時列國諸侯之微亦各有史故春秋褒貶乃典謨之餘意而太史紀傳有筆削之遺風雖是非未必盡同然善惡終不可掩前脩已邈成

法具存苟非其人孰堪茲事如臣甚陋遭世多虞方憂
機務之繁復有文辭之責網羅遺逸豈無意於鋪張領
袖諸儒徒有懸於去取亦其志也非曰能之此蓋皇帝
陛下肩堯聰明躬舜孝友念累朝之大典將就斯編付
直筆於近司益重其選臣惟天地造化固難形容乃若
日月往來亦可推步彼不自揆各徇其情未忘牛李之
私過為歆向之論此而不察後必難明顧鑒已然精加
核實事將辭稱敢同左氏之誣言與意微庶洗馬遷之

誘尚期訖事獲薦成書

十二月上殿劄子

臣聞古人有言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夫言而不能行自古所病譬之欲之燕者北首而趨不舍朝夕雖有遲速終必至燕若坐而說燕亦何能至此傅說所以言行之維艱而孔子所以貴夫躬行也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而樂之所以行也而必先於知之則知其可已乎盍不知而必行譬

之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必不至矣臣觀墨子之道取茆茨土階之儉悅手胼足胝之勤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則其所行宜若與儒者無異矣然孟子闢之以為兼愛無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可以訓是豈儒者之所為乎故是堯舜而非桀紂儒墨之所同乃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墨固有所未知也未知堯舜而託於堯舜以行其私意此孟子所以正名其為邪說而闢之與由是言之行之維艱

而知之亦未易也自王氏之學達於天下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動之以卓詭之行而矜之以華麗之文如以錦繡蒙覆陷穽悅而從之鮮不墜者行之六十餘年其禍已見今可以改矣而人之所知初無以異於昔也方此之時欲使天下學者背邪以歸正棄舊以圖新非反其所知以知聖人其能一變而至於道乎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至

不越孝弟此固王氏以爲淺近而不足知者而不知同天人通我物合内外之道有在於是是之不知其何以行之哉今陛下躬堯舜之孝弟行之既久至誠感神而遠人自格其效已著豈非有以深知之耶然陛下既知而行之亦當使天下皆知之知而行之者衆則吾道不期而已至矣前年之詔諭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是固然矣然王氏之說未即禁止朝野紛然莫知所適謂宜明示好惡一切罷黜使學者膠口不敢復道庶幾各

舍其故而天下之真知出矣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陛下

裁察

又上殿劄子

臣伏見比年以来以宗室為添差場務官而使之莅務其為不可明矣而所在舊額監官外或加一二人已不勝其獘而其多有至於三四人者此非祖宗不刋之制也豈可不革且如州縣税務歲課自有租額虧則有罰增則有賞任其事者誰不願增然所增之課已極而所

取之數亦有定例初不以官少而加損亦不以官多而加益也而居是職者供須之物使令之人不從官給一切出於務中圓融異時官止一員稍或貪鄙已足以侵官而厲民況額外復有添員乎又況所添至於三四乎十羊九牧秖益為累而内則轉相傚傚公肆侵欺外則挾官擾民僅同攘奪州縣豈敢禁止商旅為之阻絶校其所得今不異昔此臣所謂不可不革者也事極於此非痛與裁處必不能盡去前弊臣願自今場務官不復

添差宗室使之釐務雖有例陳乞亦不當許所有見任及已差下者欲並改為不釐務官後來參部者或不願待闕皆以宫廟處之仍於州縣寄居所在限以員數如見行法不奪其禄使之足以自養不任以事使之得以寡過則親親之恩盡矣如臣言可採伏望睿旨早賜改正施行

又上殿劄子

臣聞商旅不行則有無不能以相資有無不能以相資

則物之有餘者常病於無用而物之不足者常患乎難得民始有受其獘者矣故舜之懋遷有無周之阜通貨賄不戹商旅乃所以利民而救其獘也自賤夫罔利始有征商之法葢惡夫茍得無厭將使人人棄本而逐末欲以是抑之耳及至後世莫及舟車此何道也而自漢以來未之有改豈非國用待之而後裕耶由是言之古之征商抑其貪所以利民今之征商取其贏所以利國夫利國而不及民已非先王之意况其所征有甚於異

日乎臣觀國家見行條法凡課利場務視元額多寡趣辦不及者罰之若增之過倍即有減年之賞應賞而有餘者十分之一以給官吏凡所以籠絡而督責之亦可謂盡其術矣而任其事者往往猶以為未足則商旅安得而不困乎故比年以來物價騰踊日甚一日貧民下戶尤為不易皆由征商太重之故也臣不敢悉以所聞為言姑及近地之可見者只如是衢州至臨安水陸之所經由應稅者凡七處使其每處止於三十而稅一不

為多矣比及臨安於其所販已加二分之費而負載糧食之用又不在是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為也借使善幹其能於十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致三分之息乎必不能矣如是則所聚之處誠不可以賤售所聚之處既貴則所出之處益不可以賤得此商旅所以不通百貨之直所以久而不能平也雖然此特常用之物而其害已如此至於用之所急一有不通其害尤甚如今歲旱乾蘇湖雖不至大歉而衢信所收十無五六若蘇湖之米

不移則衢信上下来年必至乏食此又人所甚急者如
不早為之慮待其流離旋行賑恤亦恐無及故米麥之
稅臣願權與除免使商旅轉販得以私相接濟久之價
平則人人可與備預不至重貽宵旰之憂矣此聖主所
以留意不可緩者自餘可稅之物縱未能盡如祖宗之
舊亦當明諭有司視其所販之直惟務蠲減不求甚增
宜足以救目前物貴之獘也萬一臣之愚慮偶合聖心
欲乞先下兩浙福及諸路災傷去處並令依此施行臣

不勝過計之至惟陛下財幸

論放稅劄子

臣聞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苟出乎上者已審而行乎下者無稽違廢慢之失則上之德意志慮無不孚於民而民咸被其澤矣往者宣和之間權臣用事播告之外自有風旨為吏者從其風旨而不從其言罪弗及也以故一時號令不信於天下雖寬恤之詔李一舉行掛之牆壁徒為

文具而已上意益勤民情愈怨愁嘆之氣熏穹纒壤無所赴告遂爲今日離解之禍蓋吏不能行令之過也陛下即位以来深監其獘苟有方命必罰無赦内外小大之臣宜其精白一心以承休德無敢不恭而貪殘之吏尚仍舊習有累聖政臣竊憤之今年春建冦既平陛下加惠一方宥過無大所以洗滌瑕疵蠲除逋負安集奔竄無不曲盡德至渥也令下未幾已聞州縣之間百端沮抑莫肯奉承論者以爲患陛下既已明示威福而申

告之矣今又聞赦文以上四州軍殘破為甚全放今年二税下四州軍不免騷擾止取其半而吏引著令諸稱赦放者不得過三分盡追其餘以備急闕是以一定之典而輕議非常之恩以厚誣之計而力沮已行之命遂使陛下愛民之詔幾成虚發此而不懲無以示信且舊書所載或以故例或緣泛恩所指無定處所釋無限量今以兵火之後傷殘凋瘵之餘曲示寬典固不同矣又況喪亂已來民不堪命常賦所入十才得四五止取其

半猶慮恵不及民況十取其七乎自甌粤之亂陛下為之宵衣旰食者二年於此至遣執政大臣國之良將親往平之然後復安既安之後所頼以撫綏吾民者唯監司守令而已而行法如此陛下何望焉若其事出於監司密諭而守令奉之與夫守令率意擅行而監司勿問皆不能無罪也臣愚願先降明詔諭以前日之誠意立行改正然後核監司守令稽違廢慢之實嚴賜黜責自今以往庶幾貪殘之吏不敢舞文以為奸倚法以侥倖

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陛下財察

論莫將除徽猷閣待制奏狀

右臣伏覩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莫將奉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宫一行事務臣聞祖宗朝慎重名器未嘗輕以假人至於次對之官尤所吝惜惟德是命不以賞功異時有嘗爲侍從帶權字者雖役積年或遷外任猶不以是予之則下於侍從之列從可知矣自崇觀以來蔡京用事專於私恩敢

違舊制凡被此選者非京之親則其黨與也至今人無
賢愚皆知其非方陛下中興之初舉偏救弊大振頽綱
如此等事豈宜不改臣謹按莫將昨自司農卿出將使
命曾未累月遽有此除近例所無實駭觀聽臣初與將
不相識但聞外議籍籍皆以將為乘時射利之徒未必
有守陛下灼見其才足以倚辦斷而用之止須假以歲
月俟其績效稍著粗厭人望然後以次命之似或未晚
况聖主用人顧眄所及人自知德豈特美遷方肯盡力

若使事有前比固非今猷如其不然庸可以一將之故遂廢萬世可行之法哉臣職在言路創見此舉事干政體不敢緘默伏望聖慈特寢已行之命以允公議或不得已於近下職名中處之不獨使朝廷恩賞有名亦使將輩知美官難得安於分守以待任使不至過有僥倖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裁察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又

右臣今月十五日具奏言莫將以奉使宣力除徽猷閣

待制不當乞於近下職名處將未嘗施行臣之所論未敢遽已臣聞人主用人其情出於喜怒之初而其事見於予奪之後喜而未予人猶以為榮怒而未奪人猶以為懼蓋榮之者榮其方來未已之恩懼之者懼其後日必至之患今陛下棄法而用將拔擢之意人皆知之雖復改命而用將之意猶在也將其有不知耶故疏恩以示情吝予以應法稍就近下職名處之無損於將又合公論可謂兩得之矣臣章未降外議沸騰臣縱欲緘默

不言以固初寵亦何以上副陛下廣開言路之意哉臣
惟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次對之職蓋由焞先除從
班續以疾辭至於十數朝廷惜其老不可留以此寵之
所以命有德也於將何有焉將固非焞之比借使其才
可用亦須俟其有功然後加以此名庶厭人望自古才
有餘而德不足者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先為之極何以
使人陛下必以奉迎梓宫使之應辦欲重其事與之以
其所宜得者不復盡奪已為過於厚矣將復何求臣所

惜者非分之恩所畏者衆多之口事干政體豈可雷同伏望聖慈念臣職事之所當言察臣忠朴之所宜守必賜俞允以示聽從臣不勝俯伏待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宰執不和奏狀

右臣近聞宰相秦檜與參知政事李光因御前奏對互有異同不知所爭何事而外議紛紛以為大臣不和有累國體臣身在闕門之外得之傳聞恐非其實以此累

日未敢論列今又聞檜以疾在告光亦乞去則是大臣果有不和之迹矣臣職在諫省豈可不言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夫功成作樂寫人心之和而已樂作而物應其理固然然所以感之則出於人心而非樂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中者和之隱於心而和者中之見於發者也此

內外之符也通天下一氣耳動於此應於彼間不容髮矣致之有道則天地安得而不位萬物安得而不育茲其所以為舜之時乎且中無常位以偏而後見中足以名和而偏亦足以生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各以類應而國之安危係之益自古及今未有朝廷不和而能有為於天下者也今陛下躬行孝弟而遠人請盟不以兵車而疆土自復臣雖愚惛亦知其所自矣而朝廷之上一二大臣陛下所與同心協謀以終中興之功者方且

各持偏見不能共和以濟國事臣未見其可也且光與
檜爭其事之大小緩急臣固不得而知之也然事小而
緩亦當退而合議進而聽旨都俞之間一言可喻何至
廟堂之上聲色俱厲取笑四方乎昔光為小官已能力
抗朱冲及陽朔之貶一時稱之逮守宣城譽望尤著
然其性素剛不能下人屢進屢退皆緣難合而檜亦喜
其為人引與共事光又謂檜臨難嘗有不奪之節欣然
肯來惟上所用亦既踰年矣今者不顧往日之契而驟

起異同之論事之輕重有不及慮而分之上下有不暇恤則其意必有在矣况非一朝夕之積也必欲其再合宜非他人所與者在陛下訓諭之如何耳若復丁寧告戒以今日之所當務者使之忘私以徇公宜若可合而猶或不能無芥蔕於胷中則其不能相與久處也可見矣縱復可以久處其不能降氣以相從恊力以濟務又可見矣夫事有是非理有曲直非獨二人者自知之陛下固已深知之矣大臣去就固自有義進退之際惟明

主裁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鄭億年除資政奏狀

右臣伏覩正月二十八日指揮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醴泉觀行在居住仍奉朝請臣聞賞罰者國之紀綱也聖人用之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萬世之公可常而不可變一時之權可暫而不可久故能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國之紀綱立矣今者忘萬世之公而任一時之權用賊豫之所以悅億年者以寵億年將使

為善者不勸而為惡者不懼無益於紀綱而有害中興之政臣固不得不論也臣謹按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為從官無他技能而有從賊之醜夫陷於賊固非人之所欲然從之而得美官必有取非其道者因赦而假之是以賊豫之所悦而與之者為正也其可乎且去歳大霈所謂權也凡有官者不奪亦所以安反側耳而又有褒而遷之者以其不辱僭叛其義不可掩也又有遷而用之者以其明習將畧其才不可廢也億年名在侍

從之列其可自同於反側者乎其義果可褒而其才果可用乎此不待臣言也然則用權以廢公非所以待億年亦明矣而其所以可恕者宰輔之世身為從官不幸而陷於賊為不足誅耳然居中之秉政無狀天下所共知者億年寅緣以取兩制使無他過以至今日猶在討論追削之域而况於已嘗從賊不奪舊官而加之以職名乎夫以從官所宜得之職名在億年尚不宜與則執政所宜得之職名億年其可與乎且資政隆名賊豫之

所竊而與之者也固不可以言復矣陛下必以復爲言者則已著其從賊之罪矣使億年粗有知識必不敢受强而授之則彼以義而獲褒如凌唐佐李亘之黨必曰億年以仕賊亦褒矣吾屬何榮彼以才而見用如李顯忠趙彬之輩必曰億年以負國亦用矣吾屬何安由是而推之必又謂嘗爲賊豫將相者他日來歸未必不以將相處之也此聲一傳誰不解體是以一時之權寵一億年初無所補徒使爲善者不勸爲惡者不懼自壞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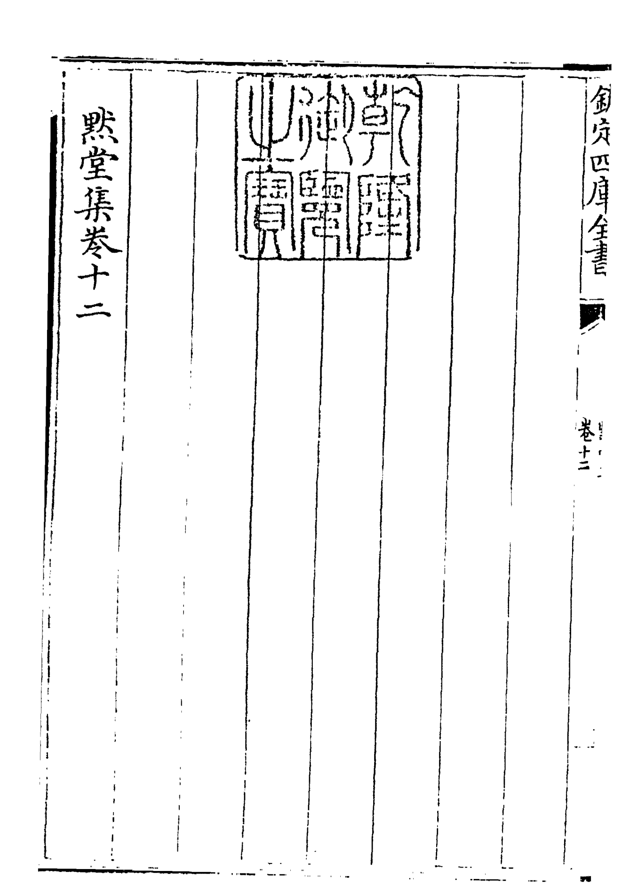
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此而不改民將失
望後必難悔矣伏望斷自聖心將億年所帶職名特賜
追寢使之在外居住庶幾遠去班列少息紛紛之論臣
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代江西帥李丞相薦蕭茂德奏狀

臣伏覩臨江軍進士蕭建功介特自守而勇於為義親
仁好善而無所苟合居於峽江之上人無賢愚皆欽而
愛之幼喪父事母至孝杜門養志不汲汲於進取方盜

賊並興所過焚蕩惟建功所居之廬獨得不燬人以是推其賢故贈諫議大夫陳瓘以論蔡京奸惡得罪竄嶺表累年既還而其子正彚復以言事投海島流離困餓無所依歸天下皆知其忠而不敢顧恤其家建功獨往師焉瓘奇之遂妻以正彚之女其為賢者所愛重如此又故贈寶文閣待制李朴紹聖間因議隆祐太后之賢為小人誣告久坐廢黜晚得令臨江軍之清江縣既罷官貧不能歸建功築室延之朝夕執經問難惟恐其去

故二人之學建功得之為多至其洞曉物情練習世務
又自有過人者方朝廷急於得才共佐中興如建功輩
豈可終棄謹因臨江軍之請輒以臣之所聞仰溷天聰
乞賜收録庶使山林脩潔退藏之士仰體朝廷招徠之
意不忍韜晦競為世用臣不勝區區之願惟陛下裁察
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默堂集卷十二